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五

爵賞一

慎爵賞以正　國體疏　汪淵

臣等伏覩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勅旨內外文武勳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戶者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酧功爵不稱

德溢泛濫之弊啟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壞國體
臣未之信也　陛下興獻帝長子　興獻帝　孝宗
皇帝親弟不幸而　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
嗣　孝宗非　陛下而誰歸然則　陛下之有天下
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為兄
先帝之遺詔明須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巳定
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贊襄
至於駙馬等官崔元等之捧　符迎立太監張佐等
之藩邸效勞惠安伯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
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為功而
殊恩曠典一槩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親戚并藩府諸

臣　陛下即位之初俱荷　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
予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
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指揮
千百户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勣不可以輕授我
太祖高皇帝親冐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
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
襲今日　陛下之有天下與　太祖高皇帝如何諸
臣之輔　陛下與開國諸臣之輔　太祖高皇帝如
何　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
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陛下應
得而得之在　陛下不爲泰於諸臣不爲功胡乃輒

生異議濫序勞勛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救
袴古人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
令　陛下勑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
之公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　陛下此舉
古今天下殊恩擬議不下廷臣撰　勑恐非內閣跡
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
足榮與者何足惠　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
如此實非臣等願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況
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　陛下恩
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陛下獨不以　先帝爲鑒乎

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
奴人厮僕悉厠崇階冗食贅員布滿朝著紀綱紊亂
國祚幾危幸而 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朝
政始清今 陛下行之未久何爲而復蹈前轍臣愚
竊謂此非 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
必貪饕憸小急於富貴蠱惑 陛下行之假報功之
說爲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願得矣於 陛下之
國事何扎濟一已之私誤 陛下天下之大此輩寘
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臣恐此舉
之後供一事者必自叙偶一得者必要功姦回犯法
之徒必援引而覬覦夤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

將日甚於　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救大壞不已也臣等待罪言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機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故敢不捨生昧死爲　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　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　成命俯恤人言庶幾　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　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慎爵賞嚴　主威以正　國體疏　張九叙

日者　陛下親降手勅付之吏部兵部臣等皆以紀元之初肇修大政必有　聖謨號召文武羣僚以新天下之瞻聽以振紀綱之弛隳是以異禮貌而特錫既乃尚書喬宇等覆　奏之後有本送科則　陛

以入繼大統歸功臣下爵賞之施特超常格臣等見之伏竊愕異夫后無嗣建支子以繼大宗禮之經也以是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之製明示以兄終弟及之文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慮深遠矣况 陛下以武宗皇帝第一 懿弟入奉 皇考孝宗皇帝之祀為萬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人歸不約而合 武宗遺詔之頒 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之出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以職事奉 命視草寔遵我 皇祖之明訓當其時非敢擬之而後定也若 陛下以為元功進爵為伯給之誥券俾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恐非廷和等之所敢當也漢

盧植語竇武曰同宗立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聞喜之封以及於敗廷和等之所知也費宏援起久廢之餘贊佐 清朝之致遇亦奇矣若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宏之所敢當也 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矣親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前者賞銀各一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裏酬過其勞論者方以為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而已矣我 朝駙馬並

尉與公侯伯俱列爲爵非若前代徒爲名號崔元以
民間子弟惟材貌選尚　公主受玆重爵報荅　洪
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勳戚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
侯恐不可也而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
乎張鶴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
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况太師人臣之極以奔
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大禮不得盡其
職守固已踧踖不安太子太傅廕子一人爲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叙援立之功
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
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　陛下曆數在躬

神人歆戴柰何自受擁立之名执宦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後庭潛游離舘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迤於東京委用漸大於是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叅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遂不可言今　陛下聖德龍興非若漢唐之主果立於內寺之謀也　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欲蔭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　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穎義泰丈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賛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蔭其弟

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當　武宗之世事多司禮監所擅幸　陛下一切置之不問亦已寬矣顧乃以賛襄大計歸之臣等恐　王威之漸以不振也至於蕭敬累經論列　陛下不惟不能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槩因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黄偉鮑忠各歳加祿米二十四石廕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以何功也恭惟　陛下之在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　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　陛下養成懿德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為前後今陛下祿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

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黃錦李清王竑孫端趙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伸趙林陳林張西劉臣劉鋭丁玉劉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二十四石廕弟姪爲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其大者爲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藩府承奉等官不過給應使命牽遭際會從駕來京既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并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廕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明王立法自近之意我　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

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乃獨重賚其餘六人但以叙進未聞以從龍之功盡録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况此二十七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　陛下柰何欲事出漢文之下乎况我　祖宗初治之令甚嚴各監局内臣無敢招置家人樹立田產交通外屬者是以志意專良無敢敗事自王振以来始壞舊法甲第名田横連郡鄙弟姪支附半於郡縣專樹黨類更相援引希附强權者率腐身熏子以自衒進敗國蠹政之事至正德以来極矣　陛下方屏逐群小查革傳陞乞陞官員未一年也何爲蹈其覆轍私昵寺豎且使錦衣衛内官監之譏再見於萬夫之口哉臣等

誠以為不可也方　陛下即位之後即　勅下禮部
頒賞勳戚文武大小臣工既各差受銀帑之錫矣督
兵迎護道路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
加祿陞俸當時在　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并各
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
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廕其舍人蓋前日之
賞　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既賞矣旋復賞之是
何例也臣等聞之上出無名之賜為貴下受無功之
賞為貪費非經國之謀貪失格君之本君臣之義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　陛下入繼大統天下之大義也
奈何欲以利啗臣下哉臣等誠以為不可也我

外戚雖得例受封爵皆以大宗嫡統之親以叙次進
陛下既專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　昭聖慈
壽皇太后之命尊　祖母曰壽安皇太后　本生母
曰興國太皇后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
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氏之名於天下
後世哉　陛下既母　昭聖慈壽皇太后則　孝貞
純皇后乃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為外氏而二
家各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
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封比綏和之末丁傅
皆為列侯陰沴女孽大干天常於是黃霧四塞異世
相見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士氣之所

致也而西京之數寔以是兆今春以來黃濁之氣蔽
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
日雨土其暮風霾大作變怪異常皆　上天先事垂
戒及我　祖宗陰示告教之意　陛下徒知警惕而
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回變異乃歆大赦封爵及於
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廕高官又將及五十人
何視之輕而予之易且多也若　陛下念蔣邵二家
時加存問俾以舊官得奉　朝請斯固悠久保全之
道不賍私親之禮也臣等竊又聞之爵人於朝與衆
共之言人君不敢以天官私非其人也其所謂人衆
獨斷於上者則以合卿大夫國人之言而後斷之非

獨出已意質然斷之也今　陛下特降　手勅大須
爵賞既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草代言內閣又不
預聞顧乃與一二近習決策於中大違經議甚非
祖宗之法意者一二近習欲擅贊襄大計之功固結
陛下之寵幸播弄威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
爵援樹外氏偏賚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
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治倡
議者之罪亟收　成命以決蒙蔽之漸如果斷自
宸衷亦宜舍已從人示天下以王者無私之義遏絕
奸諛杜群小徼功固寵之心則　主威日嚴人無異
議近習知懼政柄不移天變可回國體可尊矣此誠

宗社安危所係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慎之重之無貽後悔也臣等披瀝肝膽不勝惓惓

慎名器以愜公論疏　　許復禮

頃者該兵科具題為　欽奉事據通政使司送據蕭諛等各告受廕前來本部欲便遵照節奉　勅旨將蕭諛等廕授指揮千百戶俱照後開註定錦衣衛各所司帶俸等因隨題奉　聖旨這各官都照原降勅旨與世襲蕭諛等着堂上帶俸張潤等各依擬銓註管事內府衙門該祿米的着戶部查照勅旨行欽此又隨該兵部覆題前事內開蕭諛張潤等不係軍功舉與世襲不由考選俱令管事上輕　國家之名器

下貽誤等之罪衍懋等因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
臣等竊惟　恩賞一事前日群臣交章諫止情已罄
矣詞已竭矣未蒙俞允近日吏兵二部及各衙門及
南京六科十三道等官又皆交章奏請亦未蒙准信
臣等仰承　聖意遲延月日不欲連章數諫者以俟
聖心開悟洞見輿情不以改易為難而以從善為貴
且使要於至當而後已迄今閱日之久大臣累疏辭
免而尚未得處戚畹近習晏然冒受而醞釀益深夫
爵賞本為勸功也衆悅而後賞之理之常也今　陛
下延賞群臣而使物議沸騰如此則亦何貴於賞哉
況錦衣係近侍衙門所關者重若不待選擇而槩以

廕叙私及其人則將來戚畹近習比例夤緣充斥衛
所耗廪禄而竊威權又將復蹈正德年間之轍矣況
世襲必由軍功見任必待考選此　祖宗之成法
累朝之事例若一旦廢之何以定內外武臣之法守
而厭天下後世之心也耶臣等職司言路今雖循默
順旨天下後世必將以今日爲濫賞且責臣等以不
言之罪臣等與其受天下萬世之責且陷我　皇上
於有過孰若披瀝肝膽盡言於　上以不免於斧鉞
之誅爲是耶且此舉未善若小臣言之而大臣未協
未足信也近臣言之而遠臣未言未足信也今大小
臣工合詞奏請遠邇臣庶不約而同　陛下獨可違

之而自信乎聖王本人情而為治若違衆心而直遂
恐非所以與衆圖成之道也　陛下試於　便殿燕
閒之時悉取前後諸臣辭奏之疏遍閱而詳察之其
義可以自見矣密勿大臣功在　社稷誠有如　聖
諭諄復慰勉者　陛下尚且准辭伯爵况近習之廕
叙顧敢居然冒受乎前日南道御史陶儼等奏稱中
外臣民咸謂　陛下偏厚戚屬欲徇其苟得之情故
連擊內閣以息其私賞之議今若此則是果如人言
矣紛紛物議何時而能解息乎且封廕過制在諸臣
則受貪冒之名在　陛下則蒙濫與之失本以廣
仁恩顧以虧　聖治臣等竊爲　陛下不取也然戚

晚驟進巳不厭衆心而都尉封侯則難開事例從
龍超擢巳為過望司禮舊任自足酧勤今又世襲不
由軍功見任不由考選何以示法天下耶況加祿陞
俸係耗軍國之需銀兩紵絲各有歲額之數蘇軾云
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絶之供
見今邊患告急四方靡寧群小窺測投間抵隙人心
未定治亂攸分胡安國所謂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
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望之
以厚薄其情正此之謂也況人臣之義與國休戚天
下安則人臣榮天下危則人臣辱若惟貪圖榮利而
不顧國事之成敗前日正德年間之事可以鑒矣是

豈遠而難見晦而難知者哉且維新快覩之際史册
必書四夷必覘天下 諸藩亦必拭目而具瞻者若
本源一差末流難制臣等伏望 陛下思之若果無
關於治亂不傷於 國體臣等何爲不知將順 德
意爲美而且好處戚畹近習之怨恫耶臣等言論及
此拊心自訟深慚精誠不足以感悟而言意不善於
開陳愧古人遇巷之誠曠瑣諫垣諍之職臣等罪豈
能逃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闢張 聖德收回累次
之 命姑惜封廕之恩於有功者則加議處務使賞
當其功而不虛非其義於無功者斷之以義使賞不
濫授而絶僥倖之萌庶乎 祖宗之成法保守而不

隆　朝廷之名器貴重而不輕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銷覬覦之念可以弭四方之變可以節縻費之供成　中興之治者此其一大節目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重官賞以全　國體疏　　安磐

臣聞賞以待有功而一切無功者不得濫官以選良士而所謂賤類者不得干故無功而賞則有功懈賤類而官則良士羞臣竊見太監張欽義男李賢　陛下因欽之請而官以指揮諛部諛科言之可謂剴切詳盡而　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爲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

與内豎執親公主之子與内豎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内豎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者有八總旗千百戶　祖宗朝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徇内豎之私情亂天下之公典不可二也撓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𬣙等以蕭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言以家僮受職匪惟𬣙等叢與之列而内臣之稍知臧否別良賤者亦自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使席寵陳乞者藉爲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　公主之子嫡且長且賢者官不過指揮李賢内豎廝養而比隆焉諸　公主

聞之其謂 陛下何不可六也況張欽本出朝鮮隸於欽者如此即令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位中國之人可知矣外夷輕視 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為左右近臣不宜為此犯禮之求使 陛下負謗於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 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背無一可也而 陛下必欲與之何哉伏望 陛下俯從該部之議及該科之言將前命停止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裁倖進以伸公論疏　許相卿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衆則

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不得私也須
者　欽准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
揮同知蓋騰物議乖　舊章累　新政有必不可者
兵部尚書彭澤等言之兵科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又
言之工科左給事中安磐則又言之三為衆人不啻
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　諭曰已有成命了再
諭曰已有旨了三　諭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
也　朝廷之政公則一體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
人自此乘隙躡踵非分無厭之求則是業已啟之而
何以禁之然則欽為亂國經澤等為失官守臣等為
負言責但不知議者謂　陛下為能守　祖法何如

耳故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爲錦衣千户今尚書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憲爲錦衣千户欽非二臣比而賢官崇於于冕與王憲是忠勳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天下徇國死事之臣聞之其誰不解體借曰　陛下念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俸有識者猶曰非德賞也况賢非欽之類欽之隷耳而濫　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不吝而持之豈欽甘言媚謁惟恐失之爲愧而衆方甦盤剝納陰有藉之爲地者乎何　陛下重違內侍而輕拒士大夫也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

賞濫號令失常之應伏望 陛下寢前 命褫賢宮以感天意以昭公論非惟塞小人非望之心亦助成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遵 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近該錦衣衛右千戶所旛幢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 藩宮之勞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 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弟小旗顧錦都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執奏奉 聖旨

巳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沮又該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于帶俸數内乞要見任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則必任之以事邢福海等不思乞陞已非其據且嫌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爲 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批答曰已有旨了是何耳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宗有勳勞於國故官其子孫與國

同休戚也今邢福海等以其侍　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其姊氏嬪御自有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　恩非今日可援之例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况千戶乎千百戶皆不宜也况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爲明白治亂之機大有關繫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爲由於莊奉肅奉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於陳乞顧錦亦得併僥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鑒也若果以邢氏

顧氏侍奉之勞則既有　寵命之褒矣即欲推其私
家亦不過賞賚之而已爾若武職世襲以待有軍功
者豈宜輕授乎況傳陞乞陞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
用事弊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乖　成憲首
詔裁革天下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
意查革方定　聖墨未塵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
此以宮闈親屬傳授蔣冊等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
及吳振等為百戶該部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
今為憾茲乃又因女侍之故至以旗校之役而輒隆
以錦衣五品之階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定以子孫
世官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無濫

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喻也夫 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派尚至於泛濫而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宮闈或由女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派之弊又有不可勝捄者于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奏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 朝廷名器之當惜 登極詔旨之當信特為追寢 前命令福海等止以原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一德於乾斷之剛而聽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慎重爵賞疏　　張原

昨見吏部奉　勅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　勅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丞欽此又該傳奉　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杲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　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　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　陛下纘　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

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
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驟　祖宗天下法制也鶴齡
等無開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
荷　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上事復加崇階
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
宮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
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　寵賚頻侈爵賞橫濫抑且
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萬言親
聯之　國戚列佐都督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
臣猶嫌於太驟鶴齡果何謂耶若以為　母氏之恩
罔極　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　詔覃恩已至今

玆之子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勞績於國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其官今年又加其官洪恩過寵頻須疊見以瀆以僭至於如此然何時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無度實傳陛之厲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𢖍大臣輒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俱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

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
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
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焉假借乎外戚
其外戚之知義理識時勢者亦或守禮法戒盈滿而
不敢少焉憑藉於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
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
望　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
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横加指評臣所以為
陛下甚惜者以此况今各處盜賊縱横生靈糜爛饑
饉連亘道殣枕籍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
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畹

而數數累覃乎　恩澤臣恐天下以　陛下無意於
斯民而祗知有外氏其害非細細也臣所以為　陛
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
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　祖宗慎守名器之訓
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　俯納臣言將前項　恩典
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　賜賚有名官爵
不濫　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
名臣之此言非敢薄於　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
路封駁乃其典守覩茲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愁然
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
聞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漳

頃者吏兵等部奉　勅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舍人蔣泰蔣清蔣杲俱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受俱授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爲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奉　聖旨陳紹祖着帶俸其餘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窺　陛下之心止以陳紹祖見任爲不可而俯從所言其餘未蒙　賜允者亦以爲可行而弗之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暇又奚敢故爲執諫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亦緣此數者皆出

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
虧於治體誠為有碍不容以緘默也盖國家之事有
重有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限相去或相十
百千萬至有不可對舉而並言之者若於其中權度
不審分限不明鮮不倒行逆施以妨政害治而啟釁
召禍者臣等敢以今日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
之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
承纘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治非偶然也　先帝
之朝群奸蠱惑百度紛更民命　國脉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恩厚澤猶在民心積功累仁尚經　天眷
乃得元良入奉大統以光啟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

再造時也今日天地賴　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
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舊章成憲賴　陛下
之纘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更敉壞賴　陛下之
修舉責莫有重於此者事莫有公於此者矧今變異
頻仍災沴重大南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旱澇
非常留都郊甸疫癘大作流離轉徙哀號載途病餓
死亡僵尸蔽野又況邊儲素匱烽燧屢紅畏天命而
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
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而救焚猶恐緩不及
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俟時者亦當一
切姑置退聽以紓目前之急今　陛下於此重且急

者憖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不審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元勳不封非追贈不及故昌國之爵　孝廟終身靳於其父而今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蔑德偃然於開　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亦驟躋五爵之中夏臣遂濫叨宮保之秩竊恐功臣自茲解體矣錦衣衛官　祖宗非軍功不授而　陛下痛革傳陞乞陞之詔猶在耳也蔣泰等何功吳振武授等何親乃一日傳四五人及一親二三姓　成憲可故違　明詔可食言歟至於部司執奏科道交章　陛下非惟不為動念而復增益之近者又復　勅吏部太傅定國

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勛俱加兼太子太傅鎮遠
侯顧士隆豐城侯李旻惠安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
遂安伯陳鏸玉田伯蔣輪俱加太子太保旁及濫施
名器溷褻獨不念爵賞者天命有德之具人君鼓動
天下之術乎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
名思義厥責匪輕恐此膏粱紈綺之輩難望其輔養
倫德而裨益　東宮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爵罔及
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
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而已既而欲掩其迹
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夏臣因張鶴齡夏臣而
及徐光祚郭勛等恩愈勞而事愈非恩愈濫而失愈

遠矣此焉能為有為無不足為緊要者而於臣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十百千萬　陛下棄臣工之忠益違　祖宗之舊章甘食言於　明詔終背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意於所輕咈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獨於　祖宗所未有禮法所未宜者汲汲焉何其於輕重公私緩急不審量至此也或者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言明徵定保有天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猛省也臣等

竊疑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荒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城内外雨暘時若禾麥豐𤼵或者將為是奪濫益疾而以休徵咎予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顆粒而饑寒困苦之極賑䘏不時科差如故其肯坐以待斃恐流刼鄉村殘破州縣不特萊蕪之礦徒可逆知也試觀今日有識寒心而 陛下獨未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恐濫恩非賞益干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困而禍亂隨之則臣等誤 陛下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英靈天下後世之公議其肯逭臣等之責耶伏望
皇上念 九廟簡畀之重而思所以光揚 祖烈憐

四海凶荒之急而圖所以培固邦本體　天命爵賞之功而非分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廓然太公動循禮法俾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貽億萬年無疆之福而戚里亦得保全令譽與　國同休　陛下之重急要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兼至矣豈惟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惜名器以全戚畹疏　　王璜

臣伏見　陛下推恩四氏有封公者有封伯者有加宮保者有爲尚寶司丞者有爲錦衣衞千百戶者在陛下以爲必如是而後可親親也臣切思之甚爲不可故敢不避忌諱爲　陛下陳之張鶴齡之封公因

父爵也似矣然昌國之封歿後之謚蓋榮終之典也
令以其父榮終之典而爲其子生日之封不審鶴齡
身後將何以加之也臣恐不至於封王蓋不止矣王
非臣子所當封也　皇親之疎遠者尚多而其親且
近者張氏之外猶有夏蔣陳邵四家也鶴齡既公矣
四家必將援例以　請不從則親戚之間似有厚薄
之分從之則公爵不勝其冗且濫親同恩宜同　陛
下亦將無善處之術矣且今之稱公者定黔英成而
已鴻勳懋績其紀於太常者視鶴齡蓋不止百倍也
今厠鶴齡於四家之列抑何以服天下服後世哉此
施於張氏者之不可也前此　皇親封伯遲則五六

年速亦二三年而夏氏之封又遲至十六年之後今
陳萬言猶未逾年即封伯爵比於諸外戚則太縣夏
氏則相懸矣夫　皇親而封伯當封者也以當封之
爵而乃不能少待於二三年之內臣謂萬言之處富
貴亦甚不智也其子紹祖固他日之伯也伯者武衛
尚寶者文職　陛下欲貴紹祖武臣中獨無可以居
之者乎以待位武衛之臣而置之文職之列踰階侵
官莫此爲甚況父子封爵之事即今物議未平守法
奉公之臣如葉寬翟璘者猶繫獄待罪而陳氏父子
封爵拜官日加一日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
淺矣此施於陳氏者之不可也宮保所以蒙養　聖

厚禄豐爵覆餗之刺方且藉藉不休玆又賞之以散官寧不益重其過臣知六臣亦必揣諸巳而不敢虛受也昨該徐光祚等具辭節奉 旨有奉迎防守之勞之答奉迎臣子之分也防守臣子之職也循分守職何功之有况中間又有扞其迎守且不與而一切加之此尤可駭之甚者伏望 陛下重念爵賞出於天不宜有所左右而致輕褻鑒宋祖之不與使相及九齡之諫止唐宗愛惜名器收回 成命庶幾塞僭濫之源杜僥倖之門而鼓舞豪傑之具保全功臣之道兩爲得之足以奠 宗社於無虞矣

靳濫予以重武階疏　　鄭自璧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普賜　恩典節奉　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正千戶黃鉉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欽此又該酒醋局副使米用題稱司設監太監賈友病故乞將姪男陞授節奉　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欽此甫閱崇朝疊此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度誠不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屢疏之而　陛下屢咈之畧不一

轉移也竊惟 祖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膝之人雖破常格然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止或 恩濫而中裁憚心固慄慄也逮及 武廟之世法弛於時窮弊滋於奸叟紛紜雜沓斜封墨敕之章歲無虛日嗣我 皇上纘緒懲𢡖鑒弊一洗而新之見諸 明詔以爲戡亂宿功汗馬實績斷自某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咸晛世勳者物仍舊否者黜蓋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時欲深法欲玩左右侍御之臣縟身家而速功利朝爲一辭焉移 陛下莫爲一辭焉移 陛下

時則有若楊總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俊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卻者半未肆也然而倖竇浸而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乖諸臣愛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一遇可借名色當局者互為鹽梅轉相藤葛輒爾強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槩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即其寶鏹修塋 旌功賜額賁幽之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痒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

監張淮秦文炳病故其弟姪原以指揮乞免任者各
一人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
過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人其
弟姪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二為副千戶者三
為百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
昊者亦獲廁名曩歲濫觴未必至此臣等仰窺 陛
下豈不以福威在上祈懇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
抑豈知 朝廷之恩節則平優則溢平則重溢則輕
重則授之而下足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
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
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軍役奚啻百餘人車從喧

闒里閒竦畏晃耀多矣但其徒擁虛銜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祗見其褻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荁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況今各處秋旱春霖天妖地異國家賦入半屬蠲除　皇上已下　明綍令各衙門興革利弊以聞其若惜名器汰冗員固恐懼脩省之首務臣等方將畢輸丹悃擬列皂囊因以徹　九重而回於穆乃復仰此舉措敢兀然而自嘿耶伏乞　陛下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塞廠賞而拓其所僅存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以徇情而裂常調追寢二項　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槩免甄録則　聖政

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衷其有未慊則將
黃富照依張淮等事例任之南鎮撫以示優渥雖於
事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也若　聖衷仍有未
慊則將黃富等近族一二人量陞一階俱　賜見任
管事其餘族之疎遠與夫姓之別異者俱照舊帶俸
著役賈通止與旗役所司食糧此則臣等勉為將順
之策殊非今之善者也惟　陛下擇而行之不惟
清時美政可以愜中外而型無窮其於消灾弭變之
道諒非小補也

慎爵賞以戒不職疏　　鄭自璧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

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黨盡絕以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着照舊用心鎮守還蔭弟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户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仰測 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蔭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 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駑怯者也二說皆是殊不知忠之飾詐能來 溫厚之旨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救 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

愚且昧者誠如是奚以賞爲臣敢悉詳爲　陛下言之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讐秉鄭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膂者坐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主帥辱推轂之命　宗藩避難骨肉睽違闔鎮生靈悉爲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仗　宗社威靈　廟堂謨筭桂勇奮激忠義倡率于先朱振思報感恩收功于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等官悉蒙　原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危體　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　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忠豈不知哉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病

益篤未審此病何乃不作於叛軍熾惡匆耿惶懼之時而乃增劇於地方底寧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率至授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率至成擒博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履謂忠無要挾之意可乎

陛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不探其心而誤中其計屢旨溫醇 天恩優渥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疚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然而二臣者亦不敢強顏而受也不然何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為不可者也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武忠不必 賜廕朱

振蔡天祐不必陞職仍乞戒飭忠等宜當矢厥忠貞同補前闕俟將来建有邊績別加陞賞不得因人成事自甘碌碌之名罔上售私輙犯洶洶之議以貽累聖明以自速　天譴庶幾　朝廷爵賞當功邊徼守臣知勵矣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近該兵部將查勘過錦衣衛旗校季全等革職来歷奏　請懲治節奉　欽依閻安等五名由營建定礫麼陞的准與原陞職級內崔王着見任管事其餘季全各與做署百戶職事不許貪緣管事重復奏擾此外亦不許比例陳乞有違犯的參究治罪欽此臣等

聞　命不勝錯愕以為此輩當時進身情弊　詔旨
開載已極明晝科道等官磨勘駁查殊無訛舛臣等
先次執奏亦敢自謂剴切豈期水石之投猶有今命
聖慮所在愚莫能窺良無用於譊譊者但此一舉
國體人心兩無一得此臣等之言又不能但已也且
季全等俱為市井庸流闒茸下品捕盜緝奸挾苞苴
而徼績衝鋒破陣詭名姓而奏功百計朦朧夤緣青
紫　陛下在藩邸之時亦嘗痛　先朝之積弊矣亦
嘗憤此輩之干紀矣　登極之初且原其必懲之罪
止蒙削籍而此輩亦皆俛首縮頸不敢肆辯者以
陛下去之者有辭而厭服其心也夫何痛憤未幾旋

自踵效奸回得志公道不伸　詔令視如有無法度
終於廢閣天下後世其將謂何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德報有功爵以顯身
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
入於下而有限然願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
欲人之趨之也仝等彼時靡費帑廩百十萬石盜竊
名器十有餘年幸逭追罰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
衣冠之爵以情援權以寵加賤及臺廝濫於局外使
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得其上
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且仝等方革之
初節奉　明詔有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被革

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叅奏重治又曰再来奏擾不饒宣之 綸綍威如雷霆布之朝野昭如星日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憸人糾類呼朋依城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夤緣比例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往迹甚明況閻安等五名俱係內官傳乞事同一體法恃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倖竇且法久則勢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扎此不可者三也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獲君循默足以悅衆但 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

不可不虞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欽謗豈人情哉再照季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月始奉
前旨查勘巾間奏擾凡七八次俱經本科痛行条出使該部擬此豫爲条奏縱不能果如
明詔發遣以去然倖謀或可潛析夤緣之典未必據須須亦未必至濫濫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今職掌過事姑容左右曲爲求請臣等又奉職無狀不能積誠感格以回
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賜追回成命將季全閏安等仍前革職通行拏送法司照依詔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

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新政無瑕纇矣
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衆讐怨必多特以待罪
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採納之
臣等不勝拳拳祈望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十五終